

卷二

書名 肉蒲團二十回 寶永二年江戸青心閣刊本
 撰者 清 闕名 撰
 卷 卷二
 內容分類 集-小説-章回小説-煙粉
 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説-95
 編號 D8651100

彩色首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51100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説-95
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肉蒲團二十回 寶永二年江戸青心閣刊本

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一

第一回

止滯風借滯事說法 談色事就色慾閑端

詞曰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

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王孫

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藥 世間真樂地暮來算本

數房中不比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燕酣眠

怕響晨鐘掙眼看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

首詞名曰滿庭芳單說人生在世朝之勞苦事

沒有一毫受用處還虧那太古之世閑天闢地的



肉蒲團一名覺後禪
秋

双紅堂
小說
95(2)

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二

第六回

飾短才漫誇長技 現小物貽笑大方

詩曰不是房中作幹材 休將末技惹愁胎

暗中誰見潘安貌 陣上難施子建才

既返迷魂歸楚國 問伊何事到陽臺

生時欲帶風流具 尺寸還須自剪裁

賽崑崙坐下先問未央生道賢弟這一向可曾有甚麼

奇遇麼未央生怕他要卸担只回沒有接口就問道長

兄方纔所說的是那一家在那一處多少年紀怎麼樣

肉蒲團卷之三

科 2027

姿色賽崑崙道我如今尋善的不止一個共有三個只
許你揀擇一個你不要貪心不足都想要做起來這就
成不得了未央生心上疑惑道我心上有三個他口裡
也說三個莫非就是前日見的不成若果然是只要弄
得一個上手那兩個自然會來何須要他幫助就回覆
道豈有此理。只要有一個也就勾得緊了怎敢做那貪
得無厭之事賽崑崙道這等總好我且問你你還是喜
肥的喜瘦的未央生道婦人家的身體肥有肥的妙處
瘦有瘦的妙處但是肥不可勝衣瘦不可露骨只要肥
瘦得宜就好了賽崑崙道這等說來三個都合着你意

思我再問你你還是喜風流的喜老實的未央生道自
然是風流的好老實婦人睡在身邊一些興趣也沒有
到不如獨宿的乾淨賽崑崙道這等說來三個都
不是你的對頭未央生道怎見的那婦人老實賽崑崙
道那三個婦人皆是一般家數若論姿色都有十二分
只是風流二字不十分在行未央生道這一個不妨婦人
家的風情態度可以教導得來不瞞長兄說你弟婦初
來的時節也是個老實頭被小弟用幾日工夫把他淘
鑿出來如今竟風流不過了只要那三個婦人姿色好
就老實些小弟自有變化之法賽崑崙道這也罷了我

再問你。你還是一見了面。就要到手。還是肯熬幾月。工夫漫。伺候到手。未央生道。不瞞長兄說。小弟平日。慾火極盛。三五夜不同。婦人睡。就要夢遺。如今離家日久。這點慾心。慌得緊了。遇不着標致女子。還可以勉強支持。若遇着了。只怕就涵養不住了。賽豈崙道。這等丟了。那兩個單說這一個罷。那兩個是富貴人家女子。一時難得到手。這一個是窮漢的老婆。容易設法。我因許你這樁事。時刻放在心頭。遇了婦人。定要仔細看。那一日。偶從街上走過。看見這個婦人。坐在門裡。門外掛着一條竹簾。雖然隔着簾子。看不明白。只覺得面龐

之上。紅光灼灼。白焰騰騰。竟像珍珠寶貝。有一段光鏡從裡面射出來。一般再看他。渾身態度。只像一幅美人圖。掛在簾子裡面。隨風吹動。一般。我走過。那門對面。立了一會。只見一個男子。從裡面出來。生得粗笨。衣服襤褸。背一捆絲。到市上去賣。我就去問他。隣舍說他姓權。為人老實。人就因叫他做權老實。那婦人就他妻子。我恐隔着簾子。看不仔細。過了幾日。又從門首經過。他又坐在裡面。我心生一計。掀開簾子。闖進去。只說尋他丈夫買絲。他說男人不在家。若要買絲。家裡儘有。取出來看。就是說罷。回身取絲出來。我見他十個

指頭就如藕芽一般。一雙小脚。還沒有三寸。手脚雖然
看見了。還有身上的肌膚不能看見。未知黑白何如。我
又生个法子。見他。架子頂上。還有一捆絲。就對他道。這
些都不好。那架子頂上的。取下來看。何如。他答應了。
就^チ起^レ手^ヲ臂^ヲ去^テ拿^リ你^ノ曉^レ得^ル以^テ時^ヲ熱^ク天^ヲ他^ノ身^ニ上^ニ穿^ツ的^ハ是^レ單
紗^ノ衫^子。擎^リ起^ル手^ヲ來^ル的^ハ時^ヲ節^ヲ。那^ノ兩^隻大^袖。直^ニ褪^リ到^リ肩^頭上
面^ニ。不^レ但^レ一^雙手^臂。全^ク然^ル現^レ出^ル連^胸前^の的^ハ兩^乳也^ニ。隱^ニ躍^ル
躍^ル。露^レ些^ノ影^子出^ル來^ル。真^ニ是^レ雪^ノ一^般白^ク。鏡^ノ一^般光^ク。我^ノ生^レ卒^所
見^ル的^ハ婦^人。這^レ就^チ是^レ第^一了^ス。我^ノ因^テ勞^ラ了^ス他^ノ半^日。不^レ好^ク意^思
只^レ得^ル買^ヒ了^レ一^捆絲^ヲ來^ル。請^ヒ問^フ賢^弟。這^レ个^ノ婦^人。你^ハ是^レ要^ハ不^レ要^ス。

未央生道。這等說來。竟是个十全的了。有甚麼不要。只
是這个婦人。怎麼就能勾見面。見了面。怎麼就能勾到
手。賽崑崙道。不難。我如今就拿些銀子。同你去伺候等
他。丈夫出門。依舊用前面的法。闖進去。買絲。你中意不
中意。一見就決了。我想他終日對着那个粗笨丈夫。老
老實實。一絲情趣也沒有。忽然見了你。豈不動心。你略
做些勾引他的光景。他若當面不惱。我回來就替你滿
量做事。管取三日內定然到手。若要長遠夫妻。也都
在我身上。未央生道。若得如此。感恩不淺。只是一件。你
既有神出鬼沒的計較。又有飛牆走壁的神通。天下的

事必沒有難做的了。為甚麼這一個就做得來那兩個，全不說起畢竟是窮漢好欺負富貴人家，不敢去惹他。賽崑崙道：「天下事都事窮漢好欺負富貴人家，難惹。只有偷婦人一節，倒是富貴人家好欺負窮漢，難惹。」未央生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賽崑崙道：「富貴人家定有三妻四妾，丈夫睡了一個，定有幾個守空房。自古道：飽煖思淫慾，那婦人飽食煖衣，終日無聊，單想着這樁事，想到沒奈何的時節，若有男子鑽進被去，他還求之不得，豈肯推了出來？就是丈夫走來撞見，若要捉住，送官又怕壞了富貴體面，若要一齊殺死，又捨不得那樣標致。婦人婦

人捨不得殺，豈有獨殺丈夫之理？所以忍氣吞聲，放條生路等他走了。那窮漢之家，只有一個妻子，夜夜同睡，莫說那婦人飢寒勞苦，不起淫心，就有淫心，與男子幹事，萬一被丈夫撞見，那貧窮之人，不顧體面，不是拿住送官，就是一同殺死，所以窮漢難惹。富貴人家好欺負，未央生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為甚麼你今日所說的事，又與這議論相反？」賽崑崙道：「不是我做的事，典說的話相反。只因這一個人家與那一個人家的地位恰好相反，所以這一家好設法，那一個婦人難以到手。未央生道：「如今小弟心上已注意在這一邊了，只是那兩個婦人何妨？」

也說一說等小第知道長兄的盛意。為我這樣費心。賽崑崙道那兩個婦人。一個有二十多歲。一個有十六七歲。他兩個在娘家是嫡堂姐妹。在夫家又是姻親妯娌。夫家世代做官。只有他兩個的丈夫。是個秀才。哥叫。做卧雲生。典那二十多歲婦人做親四五年了。兄弟叫。做倚雲生。典那十六七歲的婦人成親不上三月。兩個的姿色也與方總說的婦人一般。只是一樣的老實幹事的時節。身也不動。口也不閑。看他意思。竟像不喜幹的。光景。婦人又不好淫。丈夫又沒有三妻四妾。夜一同睡。難以算計。他除非千方百計引動他淫心。又要伺候。

他丈夫不在。方總可以下手。這不是有幾月工夫。不如賣絲的婦人。丈夫常不在家。容易設法。未央生見他說。那兩個婦人。與前日所見之人。有些相似。心上還捨不得丟開。又對他道。長兄的主意。雖不差。只是還有見不到處。你說那兩個婦人。老實沒有淫心。必是他丈夫本錢微細。精力短少。幹得他不快活。所以如此。若還過了小第。只怕那老實的。也會不老實起來。賽崑崙道我看那兩個男子。本錢也不微細。精力也不短少。只是比了極粗大。長遠的。稍遜他。我且問你。你的本錢有多少。大精力有幾時。長也要見教。一見教。使我知道你技倆的。

深淺好放心替你做事。未央生欣然道：「這一個不勞長兄掛念，小弟的本錢精力也算得來，隨你甚麼大量，婦人定要請他吃個醉飽，方纔散席，決不像酸子請客，倒把飽的吃飢，醉的吃醒了。」賽崑崙道：「這等就好，只是畧說一說，也不妨。」賢弟往常與婦人幹事，大約有多少，提方纔得洩，未央生道：「小弟與婦人幹事，沒有甚麼規矩，只請他吃一個無算數就罷了。」那裡記得數目？賽崑崙道：「數目記不出時刻，是記得出的大約耐得幾更，天氣原來未央生的本事，只有半更天，因要賽崑崙替他做事，恐怕說少了，他要借端推諉，只得加上半更，就答應道：」

小弟的力量足支持得一更，賽崑崙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也是平常的精力，不叫做高強，若是夫妻幹事，有這本領，也就好了。」若要隔家過舍去，做偷營劫寨的事，只怕不是平等，力量可以做得來的。未央生道：「長兄不消過慮，小弟前日買得有絕好的春方，在那邊，如今止為沒有婦人，使英雄無用武之地。只要好事做得成，到臨事時，用些搭抹的工夫，不怕他不久。」賽崑崙道：「春方只能使他久，不能使他大。若是本錢粗大的，用了春方，就像有才學的舉子，到臨考時吃些人參補藥，走到場屋裡，自然精神加倍，做得文字出來，那本錢微細的，用了春方，

猶如腹內空虛的秀才。到臨考時，就把人參補藥論斤吃下。去走到場屋裡，也只是做不出我，令只問你這件物事。有多少，大有幾寸長。未央生道：「不消說得，只還你。」
不小，就是賽崑崙見他，不說就伸手去扯他的褲襠。要他脫出來，看未央生再三迴避，只是不肯。賽崑崙道：「若是這等劣兒，決不敢替你做事。若強替你做事，萬一不_レ着，那婦人疼疼被他叫喊起來，說你太強，惹他怎麼了。」
得到那時，節弄出事來，反是劣兒耽誤你了。怎麼使得。未央生見他激切，只得陪个笑臉道：「小弟的本錢也看得過，只是清天白日，在朋友面前取出，覺得不雅。今長

兄既然過慮，小弟只得獻醜了。就把褲帶解開，取出陽物，把一隻手托住，對賽崑崙掂幾掂道：「這就是小弟的徵本。長兄請看。」賽崑崙走近身去仔細一觀，只見

本身瑩白，頭角鮮紅，根邊細艸蒙茸，皮裡微絲隱現。量處豈無二寸，秤來足有三錢。十三處子能容二七，婬童最喜臨事時。身堅似鍊，幾同絕大之蝦米。干竣事後，體曲如弓，頗類極粗之蝦米。

賽崑崙把他陽物看了一會，再不則聲。未央生只說見他本錢粗大，所以吃驚。就說道：「這是罷軟時，如軟若到振作之後，還有可觀。」賽崑崙道：「罷軟時是這等振作時。」

也有限。請收拾罷。說完，不覺大笑道：「賢弟為何不知分量自家本錢，沒有別人三分之一，還要太偷別人的老婆？我起初見你各處搜尋婦人，只說定有絕大的家伙帶在身邊，使人見了害怕，所以不敢輕易借觀。那裡曉得是根肉撿頭，只好放在陰毛裡面擦疥。正經所在，是用他不着。未央生道：「不瞞長兄說，小弟這賤具，雖不甚魁偉，也曾有人喝采過的，亦不至如以無用。賽崑崙道：「有人喝采，必是未經破瓜的處女，不曾幹事的孩童。若見了他，自然要贊嘆幾句。除了這兩種人，只怕就與我一樣，不肯奉承尊具了。」未央生道：「照長兄說來，難道世

上人的肉具都大似小弟的，不成。賽崑崙道：「這件東西是劣兄常見之物，不止千餘根，從沒有第二根像尊具這般雅致。未央生道：「別人的且不要管，只請問那三個婦人的丈夫，他腰間之物，比小弟的何如？」賽崑崙道：「以賢弟的大也，大一兩倍長也，長一兩倍。未央生笑道：「我知道長兄的話，不是真言，乃不肯替小弟任事，要借端推諉。如今試出來了，我且問你，那兩個的，或者你夜間去偷他，看見了，也不可知。這個賣絲的婦人，據你說，不過日間去一次，又不曾遇見他，男子怎麼知道他的東西比小弟的長大一兩倍？」賽崑崙道：「那兩個是目見的。」

這一個是耳聞的。我初見之時。走去問他鄰舍。鄰舍對我說了姓名。我又問他道：「這樣標致的女子，嫁了那粗蠢丈夫，不知平日相得否？」鄰舍道：「他丈夫的相貌雖然粗蠢，還虧得有一副爭氣的本錢，所以過得日子還不十分妙。」我又問道：「他的本錢有多少？」鄰舍道：「量便不曾替他量，只見他夏天脫了衣服，那件東西在褲子裡，蕩來蕩去，就像一根棒槌一般。」所以知道他的本錢單氣。我今日所以定要問你借觀，就是為此。不然為甚麼沒原沒故，借人陽物看起來？未來生聽了，絕曉得他是真話。有些沒趣起來，只得又對他道：「婦人與男子相處，

也不單為色慾之事，或是憐他的才，或是愛他的貌，若是才貌不濟的，就要靠着本事了。小弟這兩件都還太得，或者他看才貌分上，恕我幾分，也不可。還求長兄始終其事，不可以一短而棄所長。把為朋友的念頭，就中止了。賽崑崙道：「才貌兩件是偷婦人的引子，就如藥中的薑朮一般。不過借他氣味，把藥力引入臟腑，及至引入之後，全要藥去治病。那姜朮都用不着了。男子偷婦人，若沒有才貌，引不得身子入門。入門之後，就要用着真本事了。難道在被窩裡相面，肚子上做詩不成？若還本錢微細，精力有限的，就把才貌兩件引了進去，到

幹事的時期。一兩遭幹不中意。那婦人就要生疎你了。做男子的。既然拚了性命。偷着女子。也要共他心投意合。相處一生。半世便好。若要只圖一兩遭快活。為甚麼費這樣心机。且不要說男子偷婦人。要圖長久快活。就是婦人瞞丈夫。偷男子。也不知費多少提防。耽多少驚嚇。指望要快活。若還一盤受用。也沒有就像堆鷄受雄的。一般。裡面還不曾得知。就完了。帳豈不壞他一生名節。賢弟不要怪我。說都像你這樣的。本錢這樣的精力。只要保得自家。妻子不走。那路就勾了。再不可痴心妄想。太玷污人家。女子今日。還虧弟兄老到。相體裁衣。若

還不顧長短。不問寬窄。信手做。公使衣服。大似身子。豈不壞了作料。等那婦人報怨也罷了。只怕賢弟還要怪我。謀事不忠。故意尋那寬而無當的婦人。來塞責。弟兄言粗。齒賢弟不要見怪。未央生見他言語激烈。料想好事不成。無言可答。賽崑崙又安慰了幾句。就起身。辭去。未央生與致素。然也就送他去了。他掃興之後。不知如何。直到下回。是有定局。

評曰。每一番議論。定有絕精的譬喻。無不使人快心。如春方。乃臨場補藥。才貌乃藥中引子之類。不可勝數。雖屬諧謔之語。寔有至理存焉。我竟不知作

者的心肝。有幾萬幾千个孔竅。而遂玲瓏至此也。

第七回

怨生成撫陽痛哭 思改正屈膝哀求

却說未央生一團高興。被賽崑崙說得冰冷。就像死人一般。獨自坐在寓中。想道：我生長二十多歲。別的事物。見得也多。只有陽物。其實不曾多見。平常的人。藏在衣服裡面。自然看不出了。只有那些年少的龍陽。脫下褲來。與我幹事。方纔露出前件。他的年紀輕。似我。件自然少。似我。終日所見。都是小似我的。所以就把我的形大了。今被他說所見之物。沒有一根不長大于我這等。

我的竟是廢物了。要他何用。只是一件。我在家中與妻子幹事的時節。他一般也覺得快活。就是往常嫖女客偷了髮他們一般也浪。一般也丟。若不是這件東西弄得他快活。難道他自己會浪。自己會丟。不成。可見他的話。究竟不是真言。還是推諉的意思。疑了一會。又想「會。忽然了悟道：我曉得了。妻子的牝戶。是件混沌之物。從我開關出來的。我的多少大。他的就多少寬。我的多少長。他的就多少深。以短投淺。以細投窄。彼此相當。所以覺得快活。譬如取耳一般。極細的消息。放在極小的耳朵裡面。轉動起來。也覺爽利。若還是寬耳朵。遇着細

消息就未必然了。前日賽崑崙說婦人有心上不浪口
 裡假浪之法。焉知那些了鬻女客。不是因得了我的錢
 財故意奉承我。心上其定不要浪口裡假浪騙我也不
 可知浪既可假豈有去不可假者乎。他說這話雖不可
 全信也不可不信。以後遇着男子要留心着他的陽物。
 何如就明白了。從此以後與朋友會文的時節朋友小
 解他也隨去小解朋友大便他也跟去大便。把朋友的
 看一一看又把自已的看一一看果然沒有一個不雄似他
 的就在路上上行走。看見野上坑上有人解手也定要
 斜着眼睛把他的陽物看个仔細果然个个太也大的

他長也長的他自此以驗之後未央生的慾心也漸
 輕了。色膽也漸小了。心上思量道賽崑崙的話。句
 是藥石之言。不可不聽他還是个男子。我前日被他一
 番取笑尚且滿面羞慚萬一與婦人幹事弄到半中間
 被他輕薄幾句我還是自己抽出來不幹的好還是放
 在裏面等他嘔吐出來的好。從今以後把偷婦人的事
 請收拾起老定幹我的正經。只要弄得功名到手
 拚些銀子討幾個處女做妾。我自然受他奉承不受怠
 慢了。何須賠了精神去做燒香塑佛的事。算計已定果
 然從這下日起撇却間情專攻舉業。看見婦人來燒香

不但不起去。看就在外面撞見。也還要避了進來。至于街坊上行走。看見婦人低頭而過。一發不消。說了準。熬了十餘日。到半月之後。慾心難禁。色膽又大。一日從街上走過。看見一個少年婦人。把一隻手揭開簾子。露出半个面龐。與對門的婦人說話。未央生遠望見。就把脚勢放鬆。一步勻做三步。走好慢慢的聽他聲音。看他面貌。只見吐出來的字眼。就像蕭敲笛韻一般。又清楚。又嬌媚。又輕重得宜。躲至走到門前。細看他面貌。態度竟與賽豷崙所說的話件。相同也。像珍珠寶貝。有光。鎧射出來也。像一幅美人圖。在簾子裡。隨風吹動。心

上想猜他前日所說的。莫非就是此人。相了一會。走過幾家門面。故意問人道。這邊有個賣絲的人。叫做權老人。不知他住在哪裡。那人道。你走過了方纔。那簾子裡面有婦人說話的。就是他家。未央生知道。果然是了。就復轉身來。又看個仔細。方纔回到寓中。心上想道。起先賽豷崙在我面前形容他的標致。我還不信。只道他未必識貨。那裡曉得是一雙法眼。這一個相得不差。那一家兩個的自然不消說了。有這樣的佳人。又有那樣的俠士。肯替我出力。只因這一件東西。不替我爭氣。把三個好機會都錯過了。怎麼教人恨得過懊惱一番。就把

房門關上鮮開褲子取出陽物來左相一會右相一會
不覺大怒起來恨不得取一把快刀登時割去省得有
名無寔放在身邊又埋怨道這都是天公的不是你當
初既要驕縱我就該驕縱到底為甚麼定要留些缺陷
這才貌兩件是中者不中用的東西你偏生賦得完備
獨有這件要緊物事捨不得做情難道叫他長幾寸大
幾寸要你費甚麼本錢不成謂何不把別人的有餘損
些下來補我的不足就說各人的形體賦定了改移不
得何不把我自己腿上的皮肉渾身上下的氣力勻些
放在小面也就勻了為甚麼把這上邊的作料反勻到

別處去使人要用的又沒得用不要用的反餘剩在那
邊這豈不是天公的過處如今着了這樣標致女子不
敢動手就像飢渴之人見了美味口上又生了疔瘡吃不
下去的一般教人苦不苦思量到此不覺痛哭起來哭
了一會把陽物收拾過了踱到廟門前去閒步遣悶只
見照牆上面貼上一張旗新的報帖未央生向前一看
只見上寫道

天際真人
來授房術
能便微陽
變成巨物

這四句是前面的大字後面還有一行細字是偶經此

地暫寓某寺某房。願受者速來賜顧。遲則不及見矣。未央生看了，不覺大喜道：「有這樣的奇事，我的陽物渺小，正沒擺佈，怎麼就有如此的異人？」到這邊來賣術，豈非天意，遂如飛趕進廟去，封了一封贄，見禮放在拜匣中。教家僮捧了自己，尋到寓處去，只見那位術士相貌奇偉，是個童顏鶴髮的老人。見他走到，拱一拱手，就問道：「尊兄要傳房術麼？」未央生道：「然也。」術士道：「尊兄所問，還是為人之學，還是為己之學？」未央生道：「請問老先生，為什麼？」術士道：「若單要奉承婦人，使他快活，自己不圖歡樂，這樣房術最容易傳，不過吃些塞

精之藥，使腎水來得遲緩，再用春方搽在上面，把陽物弄麻木了，就如頑鏡一般，一毫痛癢不知，這就是為人之學了。若還要使自家的身子與婦人一齊快活，陰物陽物皆知痛癢，抽一下，兩邊都要活，抵一下，兩邊都要死，這總叫做交相取樂，只是快活之極。婦人惟恐丟得遲，男子惟恐丟得早，要使男子越快活，而越不丟，婦人越丟，而越快活，這種房術最難，必須有脩養的工夫，到再以藥力助之，方纔有這種樂處。尊兄要傳，跟在下雲遊幾年，慢慢參悟出來，方有定際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傳得去的。」未央生道：「這等學生不能待，還是為人之學。」

罷了。方纔見尊稟上有能使微陽變成巨物。這個八字。所以特來請教。不知是怎樣方法。纔能改變術士道。做法不同。大抵要因才而施。第一要着他本來的尺寸。生得何如。第二要于本來尺寸。要濶充多少。第三要問他熬得熬不得。拚得拚不得。定了規矩。方好下手。未央生道。這三件是怎麼樣。都求老先生明白指教。好得學生擗事而行。術士道。若是本來的尺寸。原不短小。又于本來尺寸之外。濶充不及。這種做法。甚容易。連那拚得拚不得。熬得熬不得的話。都不必問。只消用些藥敷在上。面。使他不辨寒熱。不知痛癢。然後把藥替他薰洗。每薰

一次。洗一次。就要搓一次。扯一次。薰之欲其長。洗之欲其大。搓之使其大。扯之使其長。如以三日三夜。就可比本來尺寸之外。長大三分之一。這種做法。是人所樂從的。若還本來的尺寸短小。又要于本來尺寸之外。擴充得多。此種做法。就要傷筋動骨了。所以要問他熬得熬不得。拚得拚不得。他若是个膽小的人。不肯做利害之事。也就罷了。若還是愛風流。不顧性命的。就放膽替他改造。改造之法。先用一隻雄狗。一隻雌狗。關在空房裡。他自然交媾起來。等他交媾不曾完事之時。就把兩狗分開。那狗腎是極熱之物。一入陰中。長大幾倍。就是精

洩後還有半日，扯不出來。何況不曾完事，越這時節，先用快刀割斷，然後割開雄狗之陰，取雄狗之腎，切為四條，連心把本人的陽物，用麻藥麻了，使他不知疼痛，然後將上下兩旁割開，四條深縫，每一條縫肉塞入，帶熱狗腎一條，外面把收口靈丹，即時敷上，只怕不善用刀，割傷腎管，將來就有不舉之病。若腎管不傷，再不妨事。養到一月之後，裡面就像水乳交融，不復有人陽狗腎之別。再養幾時，與婦人幹事，那種熱性，就與狗腎一般。在外面看來，已比未做的時節，長大幾倍。放入陰中，又比在外的時節，長大幾倍。只當把一根陽物，變做幾十

根了。你道那陰物裡面，快活不快活？未央生聽到此處，竟像已死之人，要重新活轉來一般。不覺雙膝跪下道：「若得如此恩同再造，術士連忙扶起道：『尊兄要做學生服事，就是了。』為何行此大禮？未央生道：『學生賦性好淫，以女色為命，無奈如先天所限，使我胸中的志願，再不能醉。如今得見異人，怎敢不行北面之禮？就好造次奉求。說完，就喚家僮取禮過來，自己親手遞過。』」道：『這不腆，暫為拜見之儀。待改正之後，再當奉謝。』」術士道：『這樁事說便是這等說。』十有九分，還是做不成的。這人盛儀不敢輕領。未央生道：『沒有甚麼做不成。學生賤性，是

極愛風流不顧性命的。若選改造得好。能使微陽變成巨物。將來感恩不淺。就或者用刀差錯。有傷性命。也是數說。如此學生亦不敢怨。老先生不必多疑。術士道這法度。在下做得慣。拿得穩。用力自無差錯。只是改造之後。有三件不便處。所以不敢輕易任事。須要逐件說過。若選情願如此。絕敢領命。倘三件之中。有一件不情願。就不敢相強。未央生道是那三件不便處。術士道第一件。不便做過之後。有三個月。不可行房。一行了房。裡面就要傷損。使人陽狗腎。兩下分開。不但假的。生不牢連自己。真的也要爛。我起先所說熬得熬不得的話。就是

為坎第二件。不便做過之後。除非二三十歲的婦人。方能承受。未滿二十者。就是已經破瓜。大而生育的。初幹之時。也要受許多磨難。若未曾出嫁的。處女。幹一個死一個。決無倖全之理。要做這事。除非戒了。不要頭婚。不御少婦。方纔使得不然。豈但本人的陰德難全。連代做之人。罪過亦不小也。第三件。不便做過之後。後天的人力。雖然有餘。那先天的元氣。割的時節。未免洩漏了些。定然不足。生男育女。即使有男女生出來。也都是夭亡者多。長命者少。我起先所說拚得拚不得的話。就是為坎。我看尊兄。是個青年有志的人。一未慾心太燥。熬不

得三月不行房。二來色心太貪。保不得將來不幸。處女
三來年事甚輕。恐怕令即選。不曾有。就有也不。及我想
這三件事。皆有礙于尊兄。料尊兄未必皆件。情願而
敢于輕試也。未央生道。這三件事。皆礙學生不着。老先
生放心。只管替我改造。就是術士道。怎見得礙不着。未
央生道。我如今在客邊。以在家裡不同。就是不做此事。
尚且連夜孤眠。難道做了此事。反有甚麼走動不成。那
第一件事。是于我無礙的了。有甚麼做不得。至于結髮
妻子。不可不娶。頭婚。其餘婢妾都可以。不論學生的前
妻。已經娶過。可以不消慮得。況且女色之中。極不受用。

的是處女。一毫人事不知。一些風情不諳。有甚麼樂處。
要幹寔事。必待二十以外。三十以內的婦人。總曉得些
起來轉合。典做文字。一段有一段的做法。一段有
一般的對法。豈是開筆的蒙童。做得來。那第二件事。不
但于我無礙。又且與我相投了。有甚麼做不得。若子息
一事。別人看得極重。學生看得極輕。天下人的子嗣。克
肖者少。不肖者多。孝順者少。忤逆者多。若僥倖生个好
的出來。這不消論。若生个不肖不孝的出來。把家業廢
去。又把父親氣死。要以子何用。況且天下的人。十个之
中。定有。一两个無子。這都是他命該絕嗣。難道也是因

改造陽物洩了元氣所以絕嗣不成。我今日起了這點念頭就是个無子之兆了。又自己情願魚子。一定要割萬一命中有子。到那臨割的時節元氣不十分漏洩。依舊會生育男女生出來的男女。或不到夭亡。也不可。這總是意外的事。我不想他。只打點做个無子的人。就是了。老先生所說之事。學生熬也熬得。拚也拚得有甚麼不便。如今不消疑。我竟替學生改造就是了。術士道。既然尊意甚堅。一定要做。在下不好作難。須要選个日子。或約在尊館。或屈到小寓。必須做得隱靜。不可使人知道。若有人知道。走來窺着。就不便行事了。未央生

道。敝寓往來人雜。難行此事。不如還到尊寓來罷。兩個相約定了。術士纔把贊儀放下。取出一本通書。選了日子。是个火日。陽物屬火。取火旺則陽盛的意思。改造日子定了。未央生千歡萬喜。分別而去。他生平造孽之根。皆始于此。可見天下學房術。是學不得的。學了房術。就要壞了心術。從未有學房術。單為奉承妻子。而不淫人妻子者也。

評曰。他人執筆定于未央生。知道陽物短小。急尋以改正。改正之後。好叙淫慾之事。便看書之人。精神踴躍。無枝多幹中之嫌。豈肯挿入不看婦人。一

段使風流子弟忽變為道學先生以冷觀者之
目作者獨于此處着意殆有深意存焉使未央生
果于此時改俊易轍則後來名利無傷陰德不損
無妻妾償淫之事矣可見極惡之人一念回頭即
是彼岸但不可于此回頭之後再轉一念耳讀此書
者當在此處着眼則于衷肉之中嚼出撒攬之味
作者深心不待終篇而始見也

第八回

三月苦藏修良朋刮目 一番喬賣弄美婦傾

心

未央生別了術士回到寓中獨自一個睡了幾日就把改造
陽物以後與婦人幹事的光景預先揣摩起來不覺淫
興大發一時難禁只得叫隨身一個家僮上床去睡把
他擱當了婦人恣其淫樂他有两个家僮一個叫做書
笥一個叫做劍鞘書笥年十六歲因他識幾個字未央
生把一應書籍都交附他掌管就像個藏書的篋子一
般所以取名叫做書笥劍鞘年十八歲未央生有一口
古劍交付他收藏就像個護劍的套子一般所以取名
叫做劍鞘两个人物都一樣妖姣姿色都與標致婦人
一般劍鞘不會作嬌態未央生雖不時弄他還不心

分得意書笥性極狡猾。共未央生行樂之時。能得駕後庭。如婦人一般迎合。口裡也會做些浪教。未央生最鍾愛他。所以這一晚不用劍鞘單叫他上來。好發洩狂興。書笥等他完事之後。就問道。相公這一向單想婦人厭棄男子。把我們拖撇久了。為何今夜高興。濕起舊帳來。未央生道。我今晚不是同你幹事。是共你作別。書笥道。這怎麼說。莫非要我賣我麼。未央生道。我怎捨得賣你。這作別二字。不是我共你作別。是我的陽物共你的。後庭作別。就把要改造陽物的緣故。細細說了一遍。書笥道。這等。你改造之後。一根陽物。有幾十根。大的。好太偷婦人。量我後庭。想是不能承受了。未央生道。是書笥道。你若太偷婦人。少不得要一個。便喚的隨身。庖駕就把我帶在身邊。若有多餘的婦人。你睡不了的。賞我一個。等我常。女色的滋味。也不枉跟個風月主人。一場。未央生道。這容易。飽將。手十無餓兵。正經的。同我睡了。那手十的。了。鬢。任憑你睡。莫說一個。就要幾十個。也有書笥聽了。歡喜道。你的陽物。既共我後庭作別。我如今後庭。也要共你作別了。就倒爬起身。太澆了。一回木色。蠟燭。方纔下來。未央生。睡到第二日。就買了一隻極健的雄狗。又買了一隻雄的。相配。分作兩處。養在寓中等。到約

約

定日期。叫書笥牽了。自己一同過去。又令劍鞘備一桌。酒隨後送來。那術士的寓處。是個極秘密的。所在。沒有間雜人往來。極好做事。當日見未央生走到。就叫他取出湯物。預先上了麻藥。好待臨期用刀。那麻藥初搽上去。就像冷水激了。一下。一激之後。竟像沒了。狀物。一般。掐也不知疼。搔也不覺痒。未央生放下了心。知道割的時節。沒有苦吃的了。不多時。酒已送到。與術士一邊吃酒。一邊等。雄狗與雌狗幹事。那兩人騷畜生牽到僻靜處來。放在一處。他只道是主人盛意。肯行方便。就聯絡起來。那裡曉得。是主人要借他本錢。那兩狗牽來的時

節。頸項裡各繫一條索子。未曾解去。術士見他幹到興高之時。就令兩個家僮把兩根牽索用力扯開。雄狗捨不得開交。口裡亂吠。兩隻後腿緊夾住陰物。惟恐他開去。雌狗也捨不得開交。口裡亂吠。兩隻後腿緊夾住陽物。惟恐他出去。術士手持快刀。把狗腎割斷。隨割開雌狗之陰。取出雄狗之腎。切分四條。就連忙把未央生陽物割開。四條縫。每一條縫內。托一條狗腎。帶熱塞進去。四條縫塞完。外面敷上靈丹。用汗巾裹紮好了。兩個依舊飲酒。未央生這一晚。就在術士寓中借宿。夜間抵足之時。又傳授了許多戰法。到第二日。纔回去。將養

這三個月之中也。虧他把持得定。不但不想慾事。連新
改的陽物。眼也不去。看一着。直等過了三個月。方纔解
去汗巾。把他刮洗出來。仔細一着。不覺大喜。道。魁梧奇
偉。果然改觀。有此異物。可以橫行天下矣。又過了數日。
忽見賽崑崙走來。問道。賢弟。一向不出門。在寓中靜坐。
想舉業的工夫。必然長進了。未央生道。舉業的工夫。不
過如此。倒是房術的工夫。有長進了。賽崑崙笑道。資質
不高。長進也有限。未央生道。長兄。等了士三日不見。便
端刮。且相待。何況小弟。別了三月。難道就沒進益麼。何
不思三尺之童。後來變成大漢。脫老之師。起先有若處

女。只有死人的陽物。只會消。不會長。那有活人的東西。
豈是人所能料定的。賽崑崙道。這話我不信。十三四歲
的。孩子。那雞巴。不會出汗。就會一日大似一日。豈有二
十以外之人。陽物。還會發作麼。就發也。發不過論
絲。論毫。決無論分。論寸之理。未央生道。莫說論絲。論毫。
就是論分。論寸。也不足形其所發之長大。賽崑崙道。豈
有此理。世上只有暴發的財主。不曾見有暴發的陽物。
既然如此。求取出來。與劣兄者。一着。未央生道。前次取
出來。受兄許多。怠慢。如今怎敢再獻出。賽崑崙道。賢弟。
不要取笑。快取出來。若果然長進。待我奉承幾句。請罪。

他。就是了。未央生道。口中奉承也。沒幹。除非尋件寔事。與他做。一來試驗他。二來鼓舞他。纔見長兒作養人材的盛意。賽崑崙道。若真是長進。我就把前日所說的事。作養他。未央生道。既是如此。依舊要出醜了。就先把衣服抄起。繫在帶間。次將褲子卸下。然後把兩手捧住。陽物。就像波斯獻寶一般。對賽崑崙道。長進不長進者。就知了。賽崑崙遠望見。疑是用一條驢腎掛在腰間。騙我。及至近身仔細一看。方纔知是真貨。不覺吐舌大驚。問道。賢弟用甚麼方法。就把一個極瘦矮的物事。弄得極雄壯起來。未央生道。不知甚麼原故。被長兒一激。

之後他就平空振作。竟像要發狠爭氣的一般。連我也不能禁止。賽崑崙道。你不要騙我。我看皮膚上現有刀痕。四面四條。又別是一種顏色。畢竟是用甚麼巧術造作出來。好對。我直說。未央生被他盤駁。只得把改造的事細對。他說了。賽崑崙道。賢弟好色之心。堅忍至此。真不可阻撓了。我只得完你這件事罷。今日就同你撞到他家去。看機會。未央生大喜。信換了衣冠。同賽崑崙出去。走到相近的所在。賽崑崙把他安頓在一處。自己先去打探消息。不多時。走回來。報道。恭喜恭喜。今夜就能成事了。未央生道。面也不曾見。怎麼就保得今夜。

成事。賽崑崙道：我方纔去問隣舍鄰舍說他丈夫往遠處買絲去了，有十幾日不得回來。你如今同我走進去，用心勾搭他，只要他有些情意。我晚間自有方法送你進去。包管有十幾夜同他快活就是了。未央生大喜，兩人連忙走去了。門前賽崑崙把簾子招起，同未央生一齊攢進去。道：權太爺在家麼？婦人道：不在家。賽崑崙道：在下要買幾斤絲，如今不在家，怎麼處？婦人道：別處去買罷了。未央生就接口道：絲怕沒處買，只因一向是府上的主顧，不好去。總承別人。婦人道：既是舍下的主顧，為甚麼我不認得？賽崑崙又接口道：大娘，我夏夫來

買絲也。遇着太爺，不在。是大娘親自交易。從架子內取下來賣與我的。難道就忘記了？婦人道：是記得。有這一次。未央生道：既然大娘記得，可見不是空口來打價了。如今只要有絲取出來交易，就是為甚麼把自家的生意推到別人家去？婦人道：絲便有幾斤，不知你中意否？未央生道：府上的絲，豈有不中意？還是忒好了些。怕我這酸子家買不起。婦人道：好說這等相公請坐了。待我取出來。賽崑崙就叫未央生坐在上面，自己坐在下面。上面近着婦人，待他好調情的意思。那婦人取出了一捆絲來，遞與未央生看。未央生還不曾接絲到手，就

覆道這絲顏色太黃恐怕用不得。及至接到手仔細一看又道好古怪。方纔大娘拿在手裡覺得是焦黃的。如今接到我手又會白起來。這是甚麼原故。故意想了一會又道這了。大娘的手忒白了些。所以映得絲黃。如今我的手黑。所以把黃絲都映白了。婦人聽了這話就把一雙眼湊着未央生的手相了一會。方說道相公的尊手也不叫做黑了。說便說這一句。還是正顏厲色。沒有一毫嬉笑之容。賽崑崙道他的手比了我們的。不叫做黑。若比了大娘的。就不叫做白了。婦人道絲既然白。為何不買。未央生道這是賤手映白的。可見不是真白。

畢竟要與大娘的尊手一樣顏色的。方是好絲。求取出來看。賽崑崙道世上那有這樣白絲。只要像你臉上這樣顏色。他就用得過了。婦人聽了這話。又把一雙眼睛湊着未央生的臉相了一會。方纔有歡喜之容。對他笑道只怕世上沒有這樣白絲。看官你道他為甚麼以前不笑。直到此時纔笑。以前不顧盼。直到此時忽然顧盼起來。原來這婦人是一雙近視眼。隔了二尺路就看不見。起先未央生進去。只道是尋常買賣之人。及至聽見酸子二字。方纔曉得是個秀才也。還只說是尋常人物。不把眼去相他。因為睜眼看人有些費力。所以遇見

男子不大十分顧盼。但凡為婦人者。一點雲雨之心。却與男子一樣。都是要認真做事。不肯放鬆的過了。若是色心太重的婦人。眼睛又能遠視。看見標致男子。豈能保得不動私情。生平的節操。就不能完了。所以造化賦形也。有一種妙處。把這近視眼付與他。使他除了丈夫之外。隨你潘安宋玉。都看不分明。就省了許多孽障。所以近視婦人。完節的多。壞事的少。總是那雙眼睛不會惹事。這一個婦人。若不是把幾句巧話。引他眼睛上。身隨你立在面前。調戲到晚。他只當在雲霧之中。那裡曉得。只因手上一看。臉上一看。看花了心。就有些開交不得。

對着未央生道。相公當真不買。若果然要買。我房裡有一把好的。取出來看。就是未央生道。特地尋來。豈有不買之理。快取來看。婦人進去。一會果然取出一捆絲來。又叫一個鬚髻了髮。捧了兩鍾茶。遞與賽崑崙。未央生吃。未央生不敢吃完。留了半鐘。做个轉奉主人之意。婦人看見。又對未央生笑了一笑。方纔遞出絲來。未央生接絲。就趁手把婦人捏了一把。婦人只當不知。也把指甲在未央生手上。挽了一下。賽崑崙道。這一下果然好。買了去罷。就把銀包遞與未央生。未央生照他說的價錢。秤了。遞與婦人。婦人道。這銀子成錠。恐怕是申着

不中用的。未央生道：大娘若不放心，我把絲與銀子都放在這邊。今晚就來開一錠試他。一試何如？不是誇嘴說我們的銀子都是表裡如一的。婦人道：也不消如此。若果不差，下次還可交易。不然只好做一遭，主顧罷了。賽崑崙拿着絲，催未央生回本。未央生臨行，又把婦人睨了幾眼。婦人雖不看見，也能領略大意，竟把眼睛收做細縫，似笑非笑的模樣送他。未央生走到寓中，問賽崑崙道：這事有八九分成了。只是今晚怎樣進去？賽崑崙道：我細細打聽過了。他家沒有第二個人，只有方纒那個丫鬟。纒十一二歲，夜間跌倒頭就睡着了。他家的

房屋是看得見的，又不是樓房，又不是土穴，只消我背了你爬到他屋上，撒去幾片瓦，擡去一根椽，做個從天而下罷了。未央生道：若還被他隣舍聽見，大家捉賊起來，却怎麼處？賽崑崙道：有我在身邊，你不消多慮。只是一件：那婦人方纒的話說，是恐怕你中着不中用的。若還幹得他，不快活，就是一遭。主顧了。劣兄前日的話，如今可驗了麼？你須要自己掙紮，不要被他考倒。只進一場到第二三場，就不得進去。未央生道：決不至此。長兄放心，兩個笑了一場。巴不得拿烏西下，玉兔東升，好做進場攀子。但不知那位試官是怎生一個考法，須待題

目出來方知分曉。

評曰。小說寓言也。言既曰寓。則非實事可知。此回割狗腎補人腎。非有是理。蓋言未央生將來所行之事。盡狗彘之事也。猶第三回。典賽崑崙結盟。而且以兄事之。蓋言其人品志向。猶出盜賊之下也。皆深惡而痛絕之詞。分明罵他做狗鳥龜賊鳥龜耳。世人不得認。敗為褒。以虛作實。謂狗真可割。而割之。賊真可交。而交之。使作誠之人。反蒙作僮之謗。斯千古文人。有同幸矣。

第九回

擅竒淫。偏持大體。

分餘樂。反占先籌。

却說權老寔的妻子。名叫艷芳。是個村學究之女。自小也教他讀書寫字。性極聰明。父母因他姿貌出眾。不肯輕易許人。十六歲上。有個考案首的童生。央人作伐。父親料他有些出息。就許了他。誰想做親。一年就害弱病而死。艷芳守過週年。方纔改嫁典權老寔。以婦性雖好。淫頗知本體。每見婦人有淫佚之事。就在背後笑他。對女伴道。我們前世不脩。做了女子。一世不出閨門。不過靠着行房之事。消遣一生。難道好教做婦人的。不要好色。只是一夫一婦。乃天地生成。父母配就。與他取樂。

自然該當。若要相處別个男人，就是越禮犯分之事。丈夫曉得要打罵旁人知道，要談論且無論打罵不打罵，談論不談論，只是這播事体。不幹就罷，要幹定要幹个像意，畢竟是自家丈夫，要做事体，两个脫衣上床，有頭有腦，不慌不忙的做去，做到後來方纔看些妙境。若選與別个男子偷摸，那慌忙急促之中，只圖草草完事，不問中竅不中竅，着匙不着匙，有些甚麼趣味。况且飢時不點，渴時不飢，就像吃飲食一般，傷飢失飽，反要成病。那走邪路女子，何不把後來相情人的眼睛留在當初擇婿，若要慕虛名，揀个文雅的，若要圖外貌，選个

標致的，若不慕虛名，不圖外貌，單要幹房中的實事，只消尋个精神健旺，氣力勇猛的自然不差。何須丢了自己丈夫，去尋別个。那些女伴聽了，都道：過來人的說話自然不同，句句親切有味，怎見得他是過來人。他當初做女兒的時節，也慕虛名也圖外貌，也要幹實事。及至嫁了那个童生，才也有幾分貌，也有幾分才，只道是三樣俱備的了。誰想本錢竟短小，不過精力又支持不來，他身上去，肚子不曾狠得熱，就要下來，艷芳是个勤力的人，那裡肯容他懶惰。少不得作興鼓舞，又要聳擁他上床，本領不濟之人，經不得十分剝削，所以不上一年就

害弱症而死。他經過這一番挫折，就曉得才貌二字，是
中者不中用的東西。三者不可得兼，寧可舍虛而取實。
所以後來擇婿，不要才貌，單選精神健旺，氣力勇猛的。
以備實事之用。看見權老定生得粗、笨、精力如狼，
似虎，知道是有用之材，所以不問貧富，就嫁了他。起先
還是單取精力，不知他的器械何如。只說力雄氣壯之
夫，不必定用長鎗大斧，方能取勝，就是短兵薄刃，亦可
摧鋒陷陣。那裡曉得竟是一根丈八長矛，所以艷芳喜
出望外，自從嫁他之後，死心塌地，倚靠着他，不生一毫
妄念。因他生意微細，日進不多，終日替他絡絲，每日有

一二錢進益。故權老定得以清閒度日，只因那一日合
當有事，掀開簾子，與對門婦人說話。未央生從門首經
過，把他細看兩番。他因眼睛近視，只看見有個人影在
門前過來過去，却不知道面貌何如。誰想倒被對門婦
人看了，一個像意。那婦人有三十多歲，丈夫也是販絲
賣的，與權老定一同去買，一同去賣，雖不合本，却像夥
計。一般這個婦人面貌雖醜，性子甚淫。一來因招牌不
好，沒人想他。二來因丈夫凶狠，略有差錯，不是打就是
罵，所以還慎法，不敢胡行。那一日把未央生看得清明
楚，待他去後，就走過街來，對艷芳道：「方纔一個絕標

致男子走來走去。看你兩次。你曉得麼。艷芳道。你知道我的眼睛。可是看得人見的。我坐在這邊。那一日沒有幾個男人。隔着簾子。看我。我便捨他。看罷了。曉得他做甚麼。婦人道。往常的男子。你這樣人物。直不得捨與他。看方纔這一個。就等了他。看了三日三夜。也是情願的。艷芳道。怎麼這等說。難道有十二分。人才不成。婦人道。豈止十二分。照我看起來。竟有一百二十分。我終日立在門前。看了許多人。並不見有這樣標致的。臉上皮膚。隨你甚麼東西。沒有那種白法。眉毛眼睛。鼻頭耳朶。那一件不生得可愛。身上的俊俏。竟像個絹做的。人物一般。

就是画上画的。有這般標致。也沒有這樣飄逸。真正教人想思。艷芳道。好笑。太娘說得這樣活現。我不信世上有這樣男子。就有這樣男子。他自他。我自我。想他做甚麼。婦人道。你便不想他。我看他。好不想你。出神出智。好像落魄了。一般。要太。又捨不得太。要。立住了。又怕人知。沒奈何。只得走過太。下會。又從新走轉來。臨太的時節。又丟不下。你道可憐不可憐。你不曾看見自然不想他。我看見他。竟替你害起相思病。艷芳道。只怕他那種光景。不是為我是為你。你自己相思。不好說得。故意把我來。出名。婦人道。我好副嘴臉。他肯為我。其定是為太娘。

大娘不信。他少不得過要來走過我遠一望見他來就知會大娘。大娘把身子立到外面。一來好者他。二來等他也好者你。艷芳道：且等他走過的時節再做道理。婦人又說許多話。方纔過太艷芳到第二三日倒也留心。要者不想過了許多日再不見來。也就丟開了。及至這一日來買絲。看見這副標致面貌。自然再想起前語來。等他去後。心上想道：前日所說的莫非就是此人不成。論他外貌果然是第一個男人。但不知內才何如。他方纔有。一句巧話說。今晚就來開來。試他一試。雖然是說銀子却是雙關。二意。萬一今晚當直走來。我還是拒絕。

的好。叔留的好。終身的名節。壞與不壞。就在這一刻定局了。不可不自家斟酌。正在躊躇。只見對門的婦人走過來。道：大娘方纔買絲的人。你認得麼。艷芳道：我不認得。婦人道：就是我前日說的你。難道不明白。世上那有第二個男子。像這樣標致的。艷芳道：果然標致。只是忒輕薄些。不像個平人君子。婦人道：大娘又來道學了。世上那有平人君子。肯來看婦人的。我們只取人物罷了。又不要他稱介。兩管他輕薄不輕薄。艷芳道：是便是這等說。只是在人面前也該穩重些。便好。方纔做出許多調戲來。虧得我家主不在。若還在家。看見怎麼了得。婦

人道：「怎麼樣調戲你對我說？」艷芳道：「總是不老成說他做甚麼那婦人是個極淫的。聽見調戲二字不知怎麼樣撲他親嘴，扯他做事，就不覺搖頭擺尾，把手在艷芳身上左捏一把，右敲一下，定要他說艷芳被他纏不過，就回他道：「方纔是兩個人，一齊進來，難道有甚麼別樣調戲不過？是說話之間，眉來眼去，做些勾搭人的意思，就是了。」婦人道：「這等你也該露些好意，回答他。」艷芳道：「我不罵他就勾了，還有甚麼好意回答他？」婦人道：「這就是你寡情了，不要怪我，說你這樣標致女人，他那樣標致男子，真是天生一對，地生一雙，原該配做夫妻，纔

是，既不能勾做夫妻，也該相處了。」心願。我想推太爺那樣人物，不是你的對頭。一朶鮮花，插在牛糞堆上也覺可惜。他若再來，我就走過來替你，你做媒，若把好事幹得一兩遭，也不枉為人在世。他一邊講，艷芳一邊笑，計道着這婦人，心上愛他極了。我就要做這樁事。他住在對門，若不把些甜頭到他，他豈不壞我的事。我如今不知那人的本事，何如？不如讓他先弄一次，只當委他考試一般。若還本事好，我然後上場，不怕這樣醜婦奪了我的寵。你若還本事不濟，我就一頓發作起來，趕他出去。就是了。依舊不曾壞得名節，何等不妙。主意已定，就

對他道。這樣事。我其實不做。他若再來。倒不要大娘替我做媒。待我替大娘作伐。等你兩個做幾遭好事。何如。婦人道。豈有以理。莫說大娘這句話。殊必出于本心。就使出于本心。我這樣醜貌。他那裡肯要大娘若有好意。除非你兩個弄上了手。一遭兩遭之後。待我故意撞來。大娘只說不好意思。扯我也。幹一遭。這還可以使得。艷芳道。我這話不是假話。有個做法在這邊。我方纔被他歪纏。不過要拒絕。他又放不下臉來。他方纔臨去的時候。說一句巧話。今晚就要摸來。也不可。如今你家男子。與我家男子。一同買賣去了。搃則這裡沒人。你今晚

竟鎖了門。到我這邊來。睡預先吹滅了燈。待我躲在暗處。他若果然來。你竟假充了我。同他睡覺。他在暗地裡。那裡曉得是你。你只當替我做了一個人情。又保全我的名節。不致有虧。何等不妙。婦人道。這等說是你許他來的了。我如今心上被你說得痒不過。要辭也辭不得了。只是一件。你為甚麼許他來。又不肯同他幹事。從來的節婦。那有這樣做法的。艷芳道。不是我假仁假義。定要做這掩耳盜鈴之事。不瞞大娘說。房事的滋味。我也嘗得透了。隨你有本事的。也趕我自家的男人。不一吃過大筵席的人。些須東道。看不上眼。葷不葷。素不素。不

如不吃的妙。我所以不肯累這個虛名。婦人道：你的主意我知道。推木爺的本錢，是一方有名的。你被大檀頭檀過了，恐怕那檀週鞋的小檀，擦不着木人的鞋幫。所以要我做个探子，替你探消息的。我想這事在我亦沒有甚麼折本，只是一件也要等我幹个像意，不要在要緊頭上。你又自己衝上陣來，使我進退不得。自古道：齋僧不飽，不如活埋。這句話，你須要記得。艷芳道：料想沒有這等繳倖的事。你但放心，兩個商量定了。只等臨期行事。這也是那奇醜婦人下時的造化。奉了這個美差，一个簇新改造出來的檀頭，是他這隻皮鞋。

檀起。要知寬窄何如。少刻檀時便見。

第十回

聆先聲而知勁敵，留餘地以養真才。那醜婦人奉了這個美差，滿心歡喜，預先尋幾塊絹袱帶在身邊，好待幹事之時。揩抹淫水，省得濕了。別人家，的被褥，捱到點燈時候，忙把門鎖走過街來。艷芳故意哄他道：今晚竟是虛邀了。他方纔寄个信來說，被人批住吃酒，脫不得身，還要別約日子。大娘且請回罷。婦人聽了，急得眼中火出，鼻內烟生。又怪艷芳不寄信轉去，強他今晚來。又疑艷芳起先失口許了，如今捨不得讓。

又要趕人回。太自己受用。埋怨了。一會。艷芳笑道。我是
哄你。如今想又要來了。只打點與他幹事。就是先燒一
盆熱水。同婦人淨了。下身。然後拿一張春燈。鋪在床橫
頭。自家睡了。好聽他們幹事。吩咐婦人把大門閉好。悄
悄立在門背後。他若來。必輕敲門。你聽見敲一下。就
開門。放他進來。不可使他敲多次。恐怕隔壁人家聽見。
放他進來之後。依舊把門閉好。一同到床上。太睡。只是
與他說話。聲氣。要放輕些。恐怕他認得出。婦人唯聽
命。艷芳就太睡了。婦人到大門邊。太伺候等了一更多
天。不見動靜。只得走進房。太正要問艷芳。不想暗地之

中。有人接住他。親嘴。婦人只說是艷芳。假粧男子。和他
取笑。就伸手太摸他。褲襠。絕伸得下。太就有一根絕大
的東西。把手撞了一下。方纔知道是本人。就粧出嬌聲
來。問道。心肝。你從那裡進來的。未央生道。是從樑上下
來的。婦人道。好个本事。如今上床。太睡罷。兩人遂各自
解衣服。未央生不曾解完。婦人已脫得赤條條。仰睡在
床上了。未央生爬上肚。太要摸着。他兩隻脚。好架。上肩
頭。不想再尋不見。那裡曉得。自上床時節。已高。蹠在
半天。敲出陰戶。只等陽物進來。未央生想道。不料。以婦
竟是這等。一个淫物。既然如此。那些溫柔的家數。都用

不着了。只得賞他一個下馬威。就把下身抬起。離陰戶一尺高。挺起陽物。朝下一攻。那婦人就像殺猪一般。喊起來道。阿呀使不得。求你放輕些。未央生把兩隻手替他扒開陰戶。慢輕推擦。推擦許久。只進得一寸。龜頭其餘都在外面。不能徑入。未央生又挺起陽物。朝裡一攻。婦人又喊起來道。使不得。求你用些饒。唾。未央生道。只有弄小官用着那件東西。豈有同婦人幹事。要用饒唾之理。這例子破不得。還是乾弄的是。挺起陽物。又向下直攻。婦人道。使不得。你若不肯破例。請抽出來。待我自己用些。羅。未央生聽了。就把陽物拔出。聽他自用。婦

人伸開巴掌。吐上許多唾沫。把陰物扒開。貫了。一半進去。餘剩的都搽在陽物上。對未央生道。如今沒事了。慢慢弄進去。未央生要顯本事。不肯從容。把兩隻手捧住他。兩股响的一聲。將改造長大的陽物。一概事攻進去。婦人又喊起來道。怎麼你們讀書人。倒是這樣粗。由不管人死活。一下就弄到底。如今裡頭着不下。快拿些出來。未央生道。裡頭着不下。難道如今在外面不成。只該叫他活動些。不要坐冷板凳。就是了。遂運動起來。起初幾下。婦人還當不起。每送一次。定叫一聲。阿呀。送到半百之數。就不見則殺了。及至送到百外。那婦人就有無

限的騷狀做出來。無限的淫聲喚出來。使人禁持不住。只得一陣緊似一陣。要催他。去過了。自己好洩的意思。誰想那婦人有些奸詐。明丟了兩次。問他只說不曾為甚麼。不說實話。只因自己是代職的。恐怕艷芳聽見。說他心事已完。要來交代。未央生認做真話。再不敢去抽到後來。忍耐不住。也丟了一次。丟過之後。又不好住手。只是沒有勇往直前之氣。婦人見陽物逡巡不進。就問道。你丟了麼。未央生怕笑他。本事不濟。只得也說不曾。起先未問之先。一下軟一下。自從問了這句。竟像學生。要睡被先生打了。那讀書的精神。比未睡時節更加。

一陪。遂一連抽上幾百。力也不停。一停。那婦人叫起來。道。心肝。我丟了。我要死了。你今不要動。接住。我睡一睡。罷。未央生方纔住手。抱住。酣睡。原來婦人。面貌雖醜。還虧一雙脚小。肌膚雖黑。還不及十分粗糙。所以黑夜認不出。是。下身却說。艷芳躲在床橫頭側耳細聽。起先見婦人叫疼叫苦。弄不進去。就知他的家伙大。可以用得。又見他幹法。在行。抽送有度。不像沒有來歷的。又見他幹到中間。懈了一陣。雖有些鄙薄之意。後來見他重整軍容。比入手之初。更加奮勇。心大喜道。這等看來。分明是閨內之驍材。色中之飛將。我今就失身。其他亦可。

以無悔。欲要趁他歇息，錯進被去，說个明白，又怕他在
黑暗之中，不看見婦人的嘴臉，只說他好似我，還要想
去弄他。况男子久戰之後，若不把姿色去款動他，未必
能夠再攀。就悄悄走到厨下，取起火來，先舀幾瓢水，在
鍋裡下面點，一个州把燒着，然後拿燭走進房去，把帳
一掀，綿被一揭，道是那一个老賊，竟夜闖入人家，煮淫
婦人，是何道理，快起來說个明白。未央生在睡夢中，忽
然驚醒，只說是他丈夫躲在家中，故意等妻子同我睡
了，走來捉姦，要詐我的銀子，嚇得牙齒亂闐，及至抬頭
一看，就是日間所見，夜間所幹的婦人。心上想道：難道

他家又有一个不成，低下頭，把那同睡的婦人一看，總
知道是个極醜之婦，一臉漆黑的癩麻，一頭焦黃的短
髮，顏色就如火腿，不曾剝洗過的，一般。就大驚道：你是
那一个婦人，道你不要驚慌，我是替他做探子的，住在
對門。那一日，你在門前走過，其他說的就是我。他說你
容貌雖好，只怕中着不用，恐累他偷漢的名，所以央
我來試你一試。如今料想見中式了，你同他睡罷。我論
理也該睡在這邊，再討些賞賜了去，只是旁邊有新混
的人，你两个就幹不爽利，不若我回家去睡罷。說完就
起來，只穿一領綿襖，一條夾褲，其餘衣服物件都掛在

手臂上帶了回去。臨去時又對未央生道：「我的容貌雖醜，也是你的功臣。這事是我說起的，今晚與你睡這一夜，一來是本娘的好意，二來也是前世的姻緣。後來若有閒空的工夫，也還同我睡一睡，不要十分寡情。」說完又對艷芳拜幾拜，謝了東道主人。方纔出去，未央生如醉初醒，如夢初覺，若不是賽崑崙激我，改造今日進來，只好做个秦邦赴考的。獲秦不中文章，白趕了出去。艷芳送婦人去後，把門閉好了，走進房來，對未央生道：「我曉得你今夜放我，不過特尋一個替身等你。你如今與他幹了一次，也消得我的帳了。還不出去，在這裡做甚。」

麼？未央生道：「不但消不得帳，還要加你的罪。如今已是半夜了，快些上床去睡。」艷芳道：「你且起來披了衣服，做一樁緊要事，纔好同睡。」未央生道：「除了這一樁，還有甚麼緊要事？」艷芳道：「你不要管，只爬起來。」說完走到廚下，把起先溫的熱水，倒在坐桶裡，撥來放在床前。對未央生道：「快些起來，把身子洗一洗，不要把別人身上的醜，弄在我身上來。」未央生道：「有理。果然是緊要事，我方纔不但幹事，又同他親嘴。若是這等說，還該嗽一嗽口。」正要問他取碗盥水，不想坐桶中放着一碗熱水，碗上又架着一枚刷牙。未央生想道：「好周至，女子若不是這。」

丁出就是个腌臢婦人。不問清濁的了。艷芳等他嗽洗過了。自己也把下身洗濯。他下身起先已與婦人一齊淨過了。為甚麼又要洗濯起來。要曉得他睡在床頭聽他幹事的時節。未免有淫水出來。恐怕未央生摸着要譏諷他。所以再洗一次。洗過了。把一條濕手巾。揩抹了。又在箱子裡。取出一條新汗巾。放在枕邊。方纔吹滅了燈。坐在床上。未央生撲在懷中一邊。親嘴一邊。替他脫下衣服。只見兩個乳峯。捏來不上。一把放去。竟滿胸臆。搥是嬌而且嫩。裡面沒有蒸塊的原故。及至脫去褲子。摸着陰物。其嬌嫩與乳峰一樣。未央生放他睡倒。先取

一雙小脚。架在肩頭。然後提起下身。也像弄醜婦的衣法。遠去春進衣。要等他先受苦。後來纔覺得快活。不想春進衣艷芳心上。只做不曉得一般。未央生思想。賽崑崙的言語。一字不差。若沒有權老寔的租長之物。焉得有以寬大之陰。我若未經改造。只好做太倉一粒焉。能窺其底裡。如今軍容。不只以威敵。全要靠看陣勢了。就

把他頭底下的枕頭。取來墊在腰下。然後按了兵法。同他幹起艷芳。不覺到好處。但見他取了枕頭。下去又不

再取一物。與他枕頭。就曉得此人是个慣家了。取枕頭墊腰。是行房的常事。怎見得就是慣家。要曉得男女交

媾之事。典行兵的道理無異。善對敵者。總能用兵。男子
曉得婦人的淺深。方知進退。婦人知道男子的長短。總
識迎送。這叫做知己。知彼。百戰百勝。男子的陽物長短
不同。婦人的陰戶淺深不一。陰戶生得淺的。就有極長
之物。也無所用。抽送時節。定要留有餘不盡之意。若盡
根直抵。則婦人不但不能。而且痛楚。婦人痛楚。男子豈
能獨樂乎。若陰戶生得深的。就要用着極長之物。畧短
然也。不濟事。只是陽物生定。怎麼長得來。到其間。就要
用補湊之法。腰之下股之上。定須一物襯之。使牝戶高
張。以就陽物。則縱送之時。易于到底。故墊腰之法。惟陽

短淺深者。可以用之。不是說枕頭乃行房必需之物也。
所以男子的陽物短者。可醫小者。不可醫其小而長。
無寧大而短。術士替未央生改造之時。只求其大。不使
其長。就是這個緣故。如今艷芳的深未央生的短。所以
取枕頭墊在下面。豈不是個慣家這種道理。世上人還
有知道。至于取枕頭墊在腰下面。竟不取他物。與婦人
枕頭這種。添竅就沒人。添得透了。婦人腰底下。既有一
物。若還頭底下。又有一物。則上身一段。不過二尺多長。
兩頭凸起。中間凹下。只當把婦人的身體。拘斷在下面。
身上又壓着一個男子。你道他氣悶不氣悶。辛苦不辛

苦况且婦人枕了枕頭。面龐未免帶反。口齒唇舌都與男子不對。極不便于親嘴。男子要親嘴。必須鞠着身子。往下面湊。婦人要親嘴。必須硬起頭項。朝上面湊。礙了一個枕頭。費人多少氣力。所以幹事之時。無論熱腰不熱腰。總是頭項底下的東西。斷不留他。不得會幹事的。將要動手。就把枕頭推過一邊。使他雲鬢貼席。朱唇面天。五官四肢。沒有一件不與男子相合。上下二孔。又與別的股體不同。不惟相合。而且相投。不惟相投。而且互相出入。男子的平塵。入于女子。陰中。女子的絳舌。入于男子。口中。使他也有一件的便宜處。則樂事相均。而無

有餘不足之勢矣。未央生把一隻手取枕頭。下本就把一隻手托住他的頭頸。安頓在席上。使面孔不歪不斜。預為親嘴之地。所以艷芳暗喜。知道他是慣家。未央生墊腰之後。從新提起小脚。放在肩頭。把兩隻手抵住了。席放出本事。盡力抽送。每一抽。定要拔出半截。每一送。定要抵個盡根。只是一件。抽便抽得急。抵却抵得緩。為甚麼緣故。他恐怕下本急了。要入得陰戶。响。恐怕隣舍人家聽見。弄出事來。所以不敢放手。幹了一會。那陰戶裡面。漸緊湊起來。不像初幹的時節。汗漫無際了。未央生曉得是狗腎發作。陽物大起來的原故。就不覺精

神百倍。抽送的度數愈加緊密。艷芳起先不動聲色。也直
到此時。方纔把身子扭幾扭。叫一聲道。心肝。有些好意
思來了。未央生道。我的衆肉。方纔幹起頭。那裡就有好
意思。且待我幹到後來。看你中意不中意。只是一件。我
生平不喜幹啞事。須要弄得裡頭響起來。纔覺得動興。
只是你這房子狹窄。恐怕隣舍聽見不好。放手却怎麼
處。艷芳道。不妨。一邊是空地。一邊是人家的廚房。沒有
人宿的。你放心。幹就是。未央生道。這等就好了。以後的
幹法。就與前相互。抽得緩。送得急。送進去的時節。就像
叫花子打肋磚。要故意使人聽見。好可憐見。他的一般。

翻天倒地。幹了一陣。艷芳騷興大發。口裡心肝兒子叫
不絕聲。牝中淫水旁流橫溢。未央生見他勢頭來得洶
湧。要替他揩抹。乾了。從新再幹。就伸手去取汗巾。不想
摸到手裡。被艷芳搶去。不容他揩抹。這是甚麼緣故。原
來他的生性。也是不喜幹啞事的。與未央生所好略同。
但凡幹事之時。淫水越來得急。响教越覺得溜。所以
他平日幹事。隨下面橫流直滴。就把身子都浸在裡邊。
也不許丈夫揩抹。直待事完之後。索性坐起來。把渾身
上下拭個乾淨。這是他生平的嗜好之癖。未央生見他
不肯揩抹。就悟到這個緣故。以前愈加响弄起來。又翻

天倒地。幹了一陣，艷芳就緊、接住，道：「心肝，我要丟了。你同我一齊丟罷。」未央生要騁本事，還不肯丟。艷芳道：「你的本事，我知道了。不是有名無實的。如今不肯住手，弄了一夜，抵教了兩個婦人，也是虧你可留些精神，明夜再幹，不要弄壞了人，使我沒得受用。」未央生見他這幾句話，說得爽人，就緊、接住，又抽了一番。兩個總一齊完事。完事之後，不曾說得幾句話，天已將明。艷芳怕他出太遲了，被人看見，只得催他起來。自己已也穿了衣服，送他出太，從此以後，未央生曉太，夜來俱是從門裡出入，再不做樑上君子了。還有幾次捨不得分別連日。

裡也藏在家中。艷芳只推生病，不出太，開門兩個青天白日，一絲不穿。彼此看了，雪白的肌膚，恣其淫樂。對門的醜婦，隔一兩夜過來，一遭。未央生不好，拒絕他。也時常點綴點綴，但不能飽其所欲，只好免于怨恨而已。左右鄰舍，有幾個知道些風聲，聽見些响動的，都只說：「賽豈豈自己來。」或他再不想是替別人做事，未曾到晚上，家都閉戶，關門，不管外面的閑事。惟恐賽豈豈惱他，礙眼，要順便太，算計他。所以一連睡了一十幾夜，沒有一毫驚恐。直到權老寔回來之後，方絕斷了踪跡。賽豈豈恐怕，未央生少年心性，弄出事來，連日間也禁止他不許。

到門前，去窺探，寧可自己做紅娘，終日託名買線替他傳消息。推老寔有幾次在家，只說是生意，主顧平日與妻子交易慣的，自己到立過一邊，憑他兩個說話。味忠厚，到底不以詭譎待人，這純叫做推老寔。始信天下的混名叫得，一毫不差，不像自家取表德，只揀好字眼稱呼。天下擇交之法，不必察其為人，觀其行事，只問此人叫做甚麼混名，就知道交得交不得也。

註曰：千古不傳之秘，千金不易之方，盡為世人洩之，殊覺可惜。

肉蒲團卷之二終

